

# 农校记忆

王满院

1979年酷夏的一天，村里喇叭通知，要我速去大队部领取《录取通知书》。我激动的心都快要蹦出来了！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直奔大队部，刚进门，大队书记高兴地说：“祝贺你！这回你给咱大队争光了。”我双手颤抖地接过《录取通知书》，迫不及待地打开：“陕西省农林学校。”“啊？农校？”当初填报志愿时，就没报农校呀，怎么会被农校录取呢？我懵了！

从大队部出来，我双腿像灌了铅似地沉重，心情很失落。“唉！还是没有离开农村，将来工作还是干农业，还是和土地打交道，我咋一辈子都摆脱不了这个农字……”我沮丧地回到了家，情绪坏到了极点。

当年，我的中考成绩是挺不错的，全县招录70个初中专学生，我的成绩排第20名。这样的成绩，咋就把我调剂到了农校呢？我把《录取通知书》看了一遍又一遍，越看越生气，真想《录取通知书》退回去，拿着成绩单去乾县一中上高中。

人生抉择的十字路口，我该怎么办？正当我迷茫纠结之际，我忽然想起了班主任老师，想听听他的意见。班主任在听了我的想法后，沉思了一会儿说：“我觉得你还是上农校比较好，并给我讲了上农校的理由。”班主任老师的话，如醍醐灌顶，使我一下子冷静了下来。就在那一刻，我毅然决定，上农校！

二

农校，全称陕西省农林学校，地址在当时的武功县杨陵镇。开学报到那天，父亲背着母亲给我做的新被褥，和我一块坐公共汽车来到了杨陵。校方安排有专人接站，把我们从汽车站接到了学校。



在农校的三年，是我们最幸福的三年。农校的校园环境很美，鲜花盛开，绿树成荫，顾长笔挺的水杉树，足有三四层楼般高。宽广平坦的操场有许多篮球架和乒乓球台子。操场的北边是一大片农田，那是老师们的试验田。操场南边是学生食堂，食堂很大，可同时容纳上千人吃饭。

在那时，中专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，学费、住宿费全免，学校不收学生任何费用，每个月还给我助学金17.5元，其中餐费15元，还有2.5元的零花钱。所以，当年在农校上学，基本上不花家里的钱，等于费用国家全包了。

那时候，粮食实行的是供给制，国家供应的粮食中，粗粮多，细粮少，但农校可以把供应给学生食堂的粗粮调剂到农场去，而把农场的细粮调剂过来。所以，农校食堂每天早晚供应的都是白蒸馍、稀饭，中午面条或米饭，在那个年代，这样的伙食已经是非常的好了。

三

农校三年，是我人生经历中最重要的三年。农校三年，最难忘怀的是农校的老师们。

班主任韩英老师，一个慈眉善目、菩萨心肠的人，对待学生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，说话总是慢声细气、语重心长，从不大声训斥学生。

代植保课的张随榜老师，讲课声音洪亮，条理清晰，能抓住学生的心理，大家都喜欢上他的课。

代农作物栽培课的张启鹏老师，身材魁梧，腰粗体胖，穿衣服不讲究，经常是一件灰色长衫，大裆裤子，圆口布鞋，往讲台上一站，就像一个关中农民，可他一开口讲课，你不得不竖大拇指，委实接地气，讲得好，人爱听。

农校值得点赞的老师还有很多……他们拼搏的身影和所做出的奉献，值得我们永远铭记。

正是农校有这样一批品德高尚、学风纯正、甘为人梯、默默奉献的老师，是他们教会了我知识，教会了我做人，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吃苦，什么是奉献，他们用自己人格的魅力影响了我的一生。

回忆是盏灯，照亮心房。几十年物换星移，但我永远忘不了农校，忘不了亲切的老师和同学；我永远怀念农校，感恩农校，它是我人成长历程中不可磨灭的珍贵记忆。

小小说

## 临终前的秘密

村里的桂花婶临终前，一定要见我父亲一面，这让我母亲感到很意外，但还是第一时间通知了父亲。

桂花婶和我母亲是同村的。她们做姑娘的时候就是好朋友。我母亲嫁给我父亲后，桂花婶也嫁给了我们村的来旺叔。婚后家庭幸福，她还为来旺叔生养了三个儿女。一次山洪暴发，来旺叔为了抢救生产队的耕牛，被洪水夺去了生命。后来桂花婶一直守着几个儿女并未改嫁。

从我记事起，桂花婶经常来我们家，两家有什么好吃的都互相赠送，她和我母亲有聊不完的话题。有一次我听见她说，当年我父亲第一次去她们村和我母亲相亲，她就被我父亲的英俊迷住了，说我父亲高大的身材，一张脸棱角分明，很吸引人，因此，她才决定要嫁到我们村来的。母亲拧了她一把，说她太花心了，她笑得前仰后翻。

母亲和桂花婶情同姐妹。那年，父亲开着拖拉机，和一辆货车相撞，躺在县医院重症监护室里生死未卜。母亲哭着给桂花婶打电话，桂花婶立马赶到了。桂花婶马上张罗转院，连夜陪母亲赶到了省城，并垫付了手术费。一个月后，父亲转危为安。

我大一些的时候，觉得桂花婶就是母亲的精神支撑，母亲身体有个小毛病，或与父亲有个矛盾时，都会第一时间通知桂花婶。我想出去打工，或者有什么想法时，或者拿不定主意时，母亲一句话，找你桂花婶商量。

那年秋天，我的外婆突然生病，需要母亲去照顾一段时间，母亲把我托付给桂花婶。桂花婶早上来，晚上走，帮我们料理一些家务。有时父亲忙，让她陪我睡，桂花婶说那不行，村里长舌妇多。

我结婚生子后，一直和桂花婶保持联系。桂花婶生病，我和母亲轮流伺候她。母亲常对我说桂花婶待我如亲生，她日后去世后，要我为她披麻戴孝。

桂花婶病危，临走前，突然提出要见父亲一面，我母亲想都没有想到。父亲匆匆地来了，握住桂花婶的手，桂花婶断断续续的说出了心中的秘密：她之所以嫁到我们村，是因为她一直暗恋我的父亲，她觉得我父亲是她的梦中情人，只不过她没有机会了。来旺叔走后，她一直守寡，心里容不下别人了，其实是一种自我欺骗。她临终前才说出来，是不想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。

母亲紧紧搂住桂花婶，嘴里喃喃道：“妹妹，你怎么这么傻呢？”父亲眼里也闪着泪光。

桂花婶走了。她是一个伟大的女性。她融进了我的家庭之中，却站在父母的婚姻之外，她压制内心的冲动，却给了我们温暖的阳光。

(文章来源于“@乡情”抖音号)

## 幸福是什么

看着电视中战乱的乌克兰和加沙，在和平安宁的中国的我感觉自己很幸福。

看着外国一些地区饥饿的贫困人口，吃着香喷喷饭菜的我感觉自己很幸福。

幸福是什么，我常常在想。

我为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，一份稳定的工作，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而感到幸福。

孩子学习一般，但很懂事，我感觉自己很幸福。

工资不高，但够一家人开销，我感觉自己很幸福。

身体不壮，但无病无灾，我同样感觉自己很幸福。

终于，我触到了幸福的真谛——知足，感恩。

(井黎岗)

## 悠悠柿树情

金林

老屋院子里有一棵柿子树，高过屋顶，有碗口粗，郁郁葱葱。树身笔直，粗糙的树皮疙疙瘩瘩，开裂成一块块“小瓦片”，又似鳄鱼皮，横七竖八的细纹遍布其间，就像父亲冬天干活的双手。母亲说，树比她先到这个家。

我的童年很枯燥，除了和小伙伴们在街头巷尾追逐嬉闹之外，没有什么玩具，倒是这棵柿子树带给我许多乐趣。春天来了，柿子树开花了，翠绿的叶子下，一口口浅黄色的金钟悬在枝头。春雨随风潜入夜，早上柿子树下便铺了一地黄花。我和姐姐们用细线把柿子花穿成串，挂在脖子上，那就是“黄金项链”了。

我时常抬头望树，总不见柿子有明显变化。青翠的柿子结得很繁，每天都有扁圆形的小柿子从树上落下。在焦急等待中，柿子一天天长大，逐渐由绿色变为黄色，

有鸡蛋大小。我想用竹竿打下来吃。母亲说，再等等，现在吃起来有点涩，柿子变红才成熟呢。

秋收时，父母用架子车把玉米棒子拉回家，院子从前到后都是一堆堆的玉米棒子。为了尽快晾干，要把玉米棒子挂在高处，枝繁叶茂的柿子树就是天然的木架子。你看吧，满树都是金黄色的柿子和玉米，柿子树如同披上了一副黄金铠甲，像个冲锋陷阵的勇士那样威风凛凛。

“露脆秋梨白，霜含柿子鲜。”霜降过后，秋风拂过，柿子树叶纷纷飘落，留下一颗颗鲜红的柿子挂满枝头。等到满树的柿子变成一片红霞的时候，父亲爬上树，用长竹竿把柿子钩下来，一层层摆放在大木盆里，等着它们变软。我挑软柿子剥了皮吸着吃，香甜爽口，沁人心脾，那就是我儿时幸福的味道。

软柿子太多吃不了，母亲把它

们捣烂，和面粉拌在一起擀成圆饼，烙柿子饼给家人吃。一些软柿子放坏了不能吃，母亲舍不得扔掉，把它们放在大瓦盆里酿成了柿子醋。

后来，父亲盖了新房要搬家，和母亲商量要卖柿子树。我舍不得，哭着央求父母把柿子树移栽到新宅院子。父亲没有答应，说大树很难移栽成活，不如卖钱还债。一天放学回家，我发现柿子树没了，树坑已填平。我伏在地上伤心地哭了。

时至深秋，又到了一年吃柿子的好时节。思念故去的父母，甜柿子竟吃出了几分苦涩。我不禁想起老屋那棵柿子树，那里曾经有我美好的童年回忆，还有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快乐岁月。时光若能倒流，我还是想吃父亲摘的软柿子、母亲烙的柿子饼，还想喝一口母亲酿的柿子醋。



稷园副刊

后綴

为了打造杨凌人的精神家园，不断提升文化品味，本报“稷园副刊”专栏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。稿件要求导向正确、主题鲜明、生动活泼、文风清新、接地气、散文、小小说、诗歌、快板等均可，字数要求800-1200字。